

◇心灵点击

父亲的三十年小店

[桐乡]节虚

父亲八十五了,还守着他的小店。我们都劝他,这把年纪了,歇下来吧。他不肯,说开着也是随意玩玩,不在于挣多少钱。但我知道,不是这样的。

他每天早上雷打不动要去镇上喝茶,茶喝透了,人就有了精神。中午回来,店门一开,便是一天。没人来,他也守在竹躺椅上。一直守到晚上该上床睡觉了,才关。十年如此,二十年如此,如今已跨越三十个年头,还是如此。

守什么呢?我想起他刚开店的那阵子,正是我结婚的那一年。靠着四百块本钱,进些油盐酱醋,搁在家里卖。一件东西赚一毛两毛,有几件货根本不赚钱。我发现这算不上什么好生意。可他常对我说,挣碗茶钱就够了。

村上老人多,不会手机支付,只会现钞。有人从田畈里回来,想买包盐,一摸口袋没带钱,父亲就说拿去用吧,记上就是。绝大多数赊账在除夕之日会主动来结清,他在水子上划线销账,多余的话一句不说。也有的赊账一欠就是几年。

这些年,父亲在纸烟壳子上做账本,七大八小的名字积了不少。有些名字,已经没人来划掉了。母亲说,有个外乡人赊了一包烟,没再露面。父亲提过一回,后来把那笔账涂了。这类事,三十年里也就碰到过一两回。

前年冬天,后村一个老太太走了。头七刚过,她儿子找上门来,不是买东西,是来问账的。他说母亲走得急,不知道小店里欠没欠钱。父亲翻出本子,凑在灯下看了半天,说,没有。那人这才坐下来,半天不说话。这事是母亲后来讲给我听的。她说,那天晚上你父亲坐在店里很久,没有开灯。第二天早上,母亲问他昨晚怎么了,父亲说又走了一个。

只有九个平方米的一间小店,是父亲和这个村子之间的牵绊。

那些赊账的名字,是他攥在手里的一根线。线那头,拴着一个个门牌号,一户户人家。名字划掉,线就断了。他舍不得断。小屋塞满东西,过道窄得转不开身。灯泡、热水壶塞、苍蝇拍子、竹洗帚,什么冷门货都有。有人问货,第二天他就去进,也不管有没有人来买。食品过期了,舍不得扔,自己吃。我们说吃不得,他总说刚刚过,吃得吃不得,自己有数。

有一回他进了一箱雪碧,我一看,瓶子上印的是“雲碧”。他戴上老花镜端详许久,从此学会了辨商标,也学会了认假钞。光这些琐碎我就吃不消。更别提把脚拴在店里,哪里都去不了,只想着尽量让乡亲不扑空。可他偏偏守了三十年。

有一年除夕,我去看他。远远望见小店的灯光,在一片暗沉沉的乡夜里,是唯一亮着的地方。我站了一会儿,想,他守的何止是店。他守的是一村人的便当,也守住了一个老人的定力。不喝茶,他没精神。不开店,他没着落。小店墙上挂着一本小日历,我走过去翻了翻,除夕那一页没撕,上面歪歪扭扭写着一个人的名字。父亲轻声说,那张留着。

◇浮生偶记

灌汤水饺

[盐城]陈伍军

妻去南京带宝宝后,我的生活就乱了套。

特别是吃饭,将就、对付是常态。她在家,我从不觉得洗衣做饭是个事,这一走,才显出她的重要性。儿子不止一次要我也去,我没答应,种了半辈子地,早离不开田间地头。关键是父母年事已高,如何去得?

春闲无事,我告诉妻,跟四虎去打混凝土的。她听后,在电话里吵嚷,说我有陈年腰伤不能负重,自己心里没个数吗?我没听她的劝,人只有做事,日子才过得充实,孩子们在努力工作,我们没理由闲着。

母亲又提出代我做饭,这回我没有拒绝。

这事儿,不是锅里舀瓢水、桌上加个碗那么简单。上了年纪的人,牙口大多不好,饭蒸得软、菜炒得烂,作息时间又与我们有别,这些,都是潜在的矛盾。孩子们现在几乎不吃她做的饭,应是嫌弃,嫌她做得不干净。母亲年轻时视力就不好,岁数大了更差,配

副两千多度的眼镜,视物依然模糊。她说特别是做饭,揭开锅盖,镜片上一层雾气。我听后,心里难过,可我帮不了她。

我不嫌弃母亲,无论她老到多大年纪,都不会嫌。实话实说,母亲拣的菜里偶尔有草,甚至有虫,我并不惊讶,大不了吃的时候,眼睛睁大点,看到有什么,夹起悄悄扔了就是,绝不能声张。她总是念叨,人老了,眼睛又看不见,不怪孩子们不吃她做的饭。我无言以对。

拗不过她,说好晚饭一起吃。母亲就开心,以为自己还有价值。饭做好后,她习惯站在门口张望,其实是听,听到我的车响会大声告诉父亲:“我儿回来了。”

时间一长,她竟掌握时间,往往前脚饭菜上桌,后脚我即到家,完全“无缝对接”。她说,干活的人一天下来,又累又饿,洗漱完毕最好端碗就吃。

我喜欢吃饺子,她就常包。饺子好吃,可包饺子费工夫,又是揉面又是和馅。母亲包饺子要比常人更多付出。我曾非常“生气”,说再包饺子,我就拒食,但没有效果。

今晚,母亲又下了一锅饺子,坏的。

她是算好时间下锅,我却未能按时到家。泵车坏了,我等修好打完,下班只能推迟。

父亲说,打个电话问问,弄准再下。她说,不打,在路上接电话分心。饭桌上也总嘱咐我,岁数不小了,车骑慢点。当年我推着学步车在前面蹒跚走着,她跟在后面,伸开双臂作保护状,嘴里也是这么说。

饺子好了,我没有回来。父亲说,盛起来吧,时间长馊坏了。她说,再等等,起锅就凉了。这一等,等来一锅坏饺子。

“下早了,让儿子吃坏饺子。”搓着双手,母亲语气里满是自责与内疚,如一个做错事的孩子。

我的心被狠狠揪了一下。从何时起,父母跟我们说话要学会察言观色,做事须赔小心? 而该愧疚的人恰恰是我啊。一年到头,主动给他们打过几个电话呢? 比如今晚。

瞅着沾满韭菜叶的张嘴饺子,我酸涩地对母亲笑道:“您老的手艺越来越高明,居然会做灌汤水饺了。”

◇铭心一刻

一个微笑的温度

[南通]章康榕

周六清晨,吃过早饭,远处传来鸽子叫声,我透过窗户望见天空格外透亮,便情不自禁走出了家门。

天空朝霞的红晕还没有褪尽,温暖的晨光洒在护城河面上,泛着细碎的金光。走上公园门口的石桥,舒缓悠扬的太极乐曲一下子就吸引了我。

沿河风景带有个小型舞场,一群银发老人身着同样款式颜色的太极服,排成整齐方阵,跟着一位老者,应着音乐缓缓起势。抬手、推掌、转身、落脚,动作轻柔沉稳,神情平和淡然。领操的老者舒展大气,柔中有刚,周身透着岁月沉淀的超然气度。

站在我身旁观看的,还有一位老奶奶,她鬓角霜白,臂弯挎着一只竹篮,里面放着蔬菜。她大概看见了熟人,转身招呼时,竹篮轻轻撞了我一下。老人一惊,慌忙侧过头来,眼中闪过一丝窘迫。我知道她要道歉,便摆手示意:不要紧,没事的。并对她露出一个浅浅的微笑。

她紧张的眼神瞬间亮了起来,随即回给我一个格外慈祥的笑容,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,满是暖意。她用地道的如皋方言笑着夸赞:“真是个好姑娘,大好人啊!”我一时愣在原地,有些手足无措,只能红着脸,腼腆地再朝她笑了笑。

老奶奶接着念叨:如今的年轻人呀,有空就是埋头玩手机,与陌生人目光相遇,都会立刻避开。她说,我的一个微笑,让她心里暖暖的,真切感受到了尊重与善意。

听着老人的话,我的心湖泛起阵阵涟漪。我不过是出于本能,给出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微笑,竟被老人如此珍重。我们总抱怨世态寒凉,却忘了融化冷漠的温度,往往只是一个真诚的微笑。

古城河春光无限,万物萌动,花开莺啼,生机盎然。但愿人与人之间,微笑的温度,也如这杨柳风,无处不在,温润人心。

◇繁星点点

微信里的新大众

[淮安]高锦潮

我的微信好友有一个特点,多数人没有科班出身的经历,也没什么业余培训,更没拜过师学过艺,可他们却在日常生活中不知不觉走近了文艺。

他们心里不是没有萌生过登上大雅之堂的奢望,可论水平、讲功底、拼实力,其水准是极难得到报刊或是舞台认可的,于是,大家便借微信这个犄角旮旯,把自己的爱好发上去,不求网红效应点击来发财或是养家糊口,也不以点赞打赏来抬升人气,更不指望用蹭流量挣个三瓜两枣,纯粹把推送当成满足爱好的“小确信”。

我对他们发送来的文学作品及书法、绘画、剪纸、歌舞虽然没有点评,也极少即时点开,但从尊重出发,会利用茶余饭后进行浏览。

年逾耄耋的涂美盛老人,对诗词情有独钟。他给自己起了个“二丙”的笔名,原因是高度近视,眼镜上的镜片如同厚厚的玻璃瓶底一样,酷似麻将里的“二饼”。不爱麻将的他,便以此为笔名。喜欢创作诗词,也时常因为视力而打错字。可他坚持创作,还会及时把修正了的诗词重新再发。所以收到他的诗词后,我也养成了等待的习惯,待其二次、三次或是标注上“最后定稿”时再去阅读。

前年,经人推送,我添加了一位文友,他叫陈少艾。年过六旬的此人,热衷小小说创作,勤奋到每周发两三篇“千字文”。他的作品,有的散发着浓浓的乡土风俗和烟火气,可以投给报刊。再一了解,他连怎么投稿都不明白,便找了个机会进行面授,并发了些报刊的电子邮箱给他。他见我我把相关作品发上了淮安市“淮水安澜”的“淮网文学”,便也“照葫芦画瓢”地注册上传,结果成效非凡,不少作品的阅读量过万,甚至飙升到十余万。2025年底,我突然收到他赠送的一本作品集,一瞧都是我阅读过的,欣喜之时,我连夜在电脑上敲出《送你一根绣花针》的书评。此文在报刊上发表了,让他很是满足,有了新大众群体中的小小说新兵的成就感。

老子山是洪泽一个偏远的亲水小镇,从那儿走进讲坛又跨入县城的缪加奇老师,退休后除了坚持写日记,平时还擅长在微信上发送即兴创作的诗词,不论是晨练中的一事一物一景一水,还是教学中遇到的一人一行一喜一悲,他都能整个四句出来。因其诗词不少属于“打油的”,就很接地气,那些形象贴切的词语与琅琅上口的句子,极易浸透读者的记忆。我对诗词少有钻研,每每看到他的诗词,只有欣赏的份,根本不敢造次多言。

从村里一路打工进城的顾锦梅,已经奔六了,在结束打工生涯后,除了当好孙女陪读,还带领一众社区大爷大妈成立了艺术团。她的微信,从小戏到花船、从歌舞到快板、从配音独唱到登上县里巡演的“村晚”大舞台,既展现了自己的领导才能,也推送着姊妹们的乡土才艺。可惜的是,我对文艺这一行无非就是“瞎子看戏——人笑我笑”的角儿,否则定能受她感染忝列其中。

茹丹维是著名作家茹志娟的侄儿,退休后直接搬到了岔河农村,与退休后迷上美术涂鸦的乡村老师高锦标为伍,做了“新大众”。在美术细胞的供养下,结出了硕果。十多年来我在微信里一直关注其绘画动态,没想到七十又三的他,经过数年的默默无闻与孜孜以求,在绢扇上绘画出四大名著里的所有人物,栩栩如生,在水釜城景区专门办了一个展览,人气满满。

肖兴莉历经坎坷,自老家四川背井离乡来到江苏重组家庭。因为不适应当地农事,她便拾起祖辈剪纸手艺打发时间。一个偶然机会我们添加了微信,打开她的朋友圈一瞧,让我惊讶不已,便对她进行了采访,写出了《肖兴莉扬眉“剪”出俏》的报告文学,在报纸上以整版篇幅发表,引起社会关注。此后,她使用自己的剪纸技艺,参加进校园、进社区等非遗传承活动。如今,只要在“百度”上输入“洪泽剪纸”,就会迅速弹出肖兴莉和她上传的众多琳琅满目作品。

